留下我一个人：爱的剖析

Marcelle SAUVAGEOT
马赛儿 索瓦乔 著
欧洋 译



目次

《留下我一个人》序

欧洋

1930 年，一名罹患肺结核的女子，独自搭乘火车前往疗养院。她心中珍藏着一份爱情，是她可以痊愈的希望。几天后，她收到男子的一封信，开头写着：「我要结婚了……我们友谊永存……」；于是她写下一封封不会寄出的信。

《留下我一个人》是法国女作家马赛儿．索瓦乔（Marcelle Sauvageot，1900-1934）的作品，她短短的人生只留下这部作品，内容是她人生的真实写照。

1926 年，索瓦乔刚开始文学教师生涯，却不幸染上肺结核。1929 年，并发胸膜炎深深加重病情，她被迫在疗养院度过大部分日子。这本书是她 1930 年进入位于法国西部安河（Ain）特内高城（Tenay-Hauteville）疗养院，在那儿开始撰写，以书信及日记的方式描述一段破碎爱情。一年后她回到巴黎，本以为病情好转但却只是假相。索瓦乔 1934 年病逝于瑞士大渥（Davos）疗养院。

短暂的永恒

以时间轴而言，书里记录的日期只有四个，全为 1930 年，第一封是 11 月 7 日，接着三封分别是 12 月 10、14、24 日。第一个日期的背景是女子独身前往疗养院与刚抵达时的心境，内容明示了对于这段爱情的怀疑与不愿放手：「我知道你不再爱我了。你刻意到可笑地回避对我说：『我爱您！』你不会对我做任何承诺。可是对于独自远行的我而言，如果可以安心地在你的爱里得到慰藉，将是何等美好。」后续内容也透露男人的不明确其实已折腾女子许久。第二个日期女子收到男人的答案：「我要结婚了……我们友谊永存……」，开始记录她破碎的心灵。第三封篇幅最长，女子分析了两人的个性与男子的变化，并指明其分手手法的拙劣。最后一封信则宣告她与这段感情的断然决裂：「我重新燃起斗志，准备要勇敢面对没有您的生活；没有您的生活或许会更美丽：它是新的……记载其上的，将是一成不变的事情；将不会更美好……将还是在等待。但是我若在您身边，延续已死去生命的影子，又能得到什么？」

这一个多月的心路历程看似短暂，然而感情的变化、恼人的悬念好几个月以来一直折磨着她，答案揭晓之时，如同书中譬喻：「就像棉布包扎起来的一块脓肿：突然就给人猛烈一击。」短促的事件蜕化成文字，永久流传下去。永恒的不是爱情亦不是痛苦，而是将这段心碎历程升华而成就的文学艺术。索瓦乔的文字简洁且洋溢美感，是发自内心深处对于人生的真挚感触，她剖析这段感情的方式显现其人生的高度与智慧，坦然面对自我的人皆可在她的文字中照见自己。

不曾被遗忘的珍珠

这本书 1933 年初版时，法文原名为《Commentaire》，这也是作者生前认可的书名，此字常见意思为「注释、评论」，1934 年写序的著名评论家夏尔·杜博（Charles du BOS）指出，这个字在此应取其动词型态commenter的原意，即「深沉的冥思」。我们在这本书也的确看到作者对于自己，对于男子，对于两人关系、爱情本质等的深刻省思，书名也透露出作者无时无刻皆想保持客观、理智的

个性。1997 年再版时，书名改成《Commentaire : récit d'un amour meurtri》（剖析：一段逝去爱情的记事），2004 年的版本则改为《Laissez-moi : commentaire》（留下我一个人：爱的剖析），这是目前最常被引用的书名，也是此译本采用的书名。Laissez-moi 取自书里文字，法文原意为「请遗留下我」，通常是告诉对方「离开吧！不要打扰我！」这里可说具有双重意思，指明对方的抛弃并希望别再打扰。

这本书是法国文坛一颗不曾被遗忘的珍珠，1933 年作者在世时先以非公开方式发行 163 本，1934 年才正式出版。此书虽在大战阴影下沉寂了好些年，但之后每隔几年皆有不同书商重新出版，每次都得到不少共鸣，法国女演员芳妮•阿丹（Fanny Ardant）2004 年录制了有声书版本，2005 年另一名女演员艾勒莎•纪贝斯坦（Elsa Zylberstein）将其以独白剧方式呈现，接着还有著名新闻女主播克莱儿•夏莎尔（Claire Chazal）及其他演员皆有演译这部作品

独树一帜的文体

这本书的文体难以定义，是书信、自传或日记？如果是日记，文字却一直有一个诉说对象，即「你」或「您」；如果是书信体，写作时却已知不会将这些内容寄给那个人；若说是自传体，却又不意图描述人生事迹。知名诗人、剧作家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1955），给予此书极高评价：「如此苦涩、纯净、高贵、清醒、优雅、严格的小册子，呈现如此高格调的哀伤与心碎。我们几乎想说这是女性笔下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如果可以将这种敏锐却又受伤的自尊告白视为一种文学形态。」克洛岱尔感受到这本书的珍贵，却犹豫这种类型是否可列入正统文学。而这本书的文学本质却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恋人絮语》（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 1977）里得到奇异的验证，以挑战传统文学观点著名的巴特对于写作有如下描述：

知道不是为另一人而写，知道我将写的东西永远不会使我爱的人爱我，知道写作无法弥补什么、升华什么，就只是没有你的地方——这就是写作的滥觞。

《留下我一个人》的确就是纯然的写作欲望，作者因为自身的遭遇，心里激发各种情怀与想法，这些思绪因那人而起，亦知道说给他听是无济于事，却仍然想诉说，就只是单纯地想表达、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内心的感受如此鲜明，倾诉的欲望如此强烈，因为不是写给那个人，也不是写给读者，成就了纯然的自我表达，忠实地呈现内心世界。

这本书确实属于私密文学的范畴，但这本书不像某些私密文学作品，让人像是面对一个曝露狂，给予读者窥探他人隐私或露骨行径的尴尬感。我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真实无比的内在声音，彷佛那是我们自己内心声音，我们在其中照见自己，就像保罗•克洛岱尔所言：「像是在我心里的一个人，比我自己还要更自己」。这正是索瓦乔的写作艺术，如同著名评论家夏尔・杜博（Charles du Bos）在 1934 年的序言所描述：「对于自我内心的观照，马赛儿・索瓦乔似乎将其原封不动地掌握住，她信手捻来毫不做作且极其精确。」

珍贵的女性之书

知名女作家与译者克拉拉•马勒侯（Clara MALRAUX）如此称赞：「应将此书视为女性文学的重要里程碑。第一本由不受支配的女性意识写成的书……高贵的伤感之书；人性尊严之书！令人激赏！」她在回忆录描述，读到这本书时如获至宝，当时与其大文豪夫婿安德烈•马勒侯（André MALRAUX）结束中国之旅，在回程的长途火车上，两人除了阅读就是争吵。安德烈好奇克拉拉怎么会对这本书感到如此兴趣，而安德烈只要读几页，两人就吵起来，男方认为书会这么吸引女性是因为这是本对男性的审判之书，女方则认为清醒地分析男人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因为赤裸裸观察、剖析女性的作品早就不足为奇。

这本书里的女性意识并不是对男性的批判，而是对事实的客观分析，以及两性生而平等的自然呼喊。西蒙•波娃 1949 年在《第二性》的名言：「我们并非生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阐明了所谓「女人」，其实是社会约定俗成，加诸在女性身上的观念，形成对女性的捆绑。索瓦乔不只看到社会对于女性的制约，也观察到社会规范对男性的影响。我们在书里可以找到许多关于两性观念的生动描述：

而这个女人，他爱她是因为她能干、独立、有主见；但如果他想到要娶她，他自尊、统御的本能，以及对于『别人会怎么说』的顾虑，会将她的能干扭曲成叛逆，独立变成自傲与个性不好，主见变成自私与要求太多。

擅长观察与思考的索瓦乔反抗社会加诸在人身上的刻板印象，她的嘲讽相当到位，她是如此描述将丈夫奉为圭臬的妇女：「当她跟朋友在一起时，我们应会听到她的声音加入全球的大合唱中，骄傲地重复这几个字：『我先生』。她相当得意且陶醉地念诵这三个字，讶异自己现在也雀屏中选，有资格说：『我先生』。每个女人都抢着歌颂这位『先生』的一举一动，这位『先生』的一言一语；这位『先生』的所有关怀与责备，都像是要拿来祭拜的宝物，天降鸿福般地揭示给年轻妇人。」

在那个年代，懂得独立思考，想要不断丰富自我的女子只能感叹地说：「但这样子爱您却不被认可，就因为我还想再充实自己，因为我不想把自己毁了，变成不愿成长、只会同意的空壳子，只会在对于心爱男人的幼稚崇拜中渐渐麻痹，并任由摆布。」而这样的故事，在现今社会是否仍继续上演？

求真女子的理想爱情

索瓦乔如此描写自己：「我一直在观看生活中的自己，我嘲讽自己、贬低自己，嘲笑自己的冲动与热情，对自己毫无信心。」这是个时时刻刻都在检视评估自己的真性情女子，嘲讽的外表下蕴含深情的心，她想将生活的所有美好与男子分享：「无论我在哪里，您都在我心里。您牵引着我所有感受……我努力将这些感受连同细节都保留住，好将它们最真实地呈现给您。」

她喜欢这名男子，因为在他面前，她可以忠实呈现自我：「他心里没有任何我必须遵照的既定形象……他心里也没有任何女人应该要有的形象。」而她同样也希望男子能在她面前呈现真实的自己，她如此歌颂所爱之人的不完美：

你的缺点是属于我的。它们是我在不断检查你的时候，一点一点找到的。你有这些令我不舒服的小毛病，但我不要你改变。我有几次边笑边说起这些，我不想惹恼你，也不想给你建言。我只是要你知道我所知道的；而且，与其你试图表现成不是你原本的样子，我宁愿你向我揭露所有你不好看的地方。我会喜欢它们，因为它们是我的。其他人不会认得它们，而就是这一点将我们结合于世俗之外。没有什么比弱点与缺点更吸引人了：我们就是经由它们进入所爱之人的灵魂，一直被掩盖在想和别人一样的欲望下的灵魂。

所谓理想爱情不就是毫不保留、无须隐藏的爱，作者清醒地观察到，「想和别人一样的欲望」以及社会的超我破坏了一切。这段感情最伤人的并不是男人的变心，而是他戴上面具的欺骗：「……您这些事件的呈现手法冒犯了我。我觉得侮辱人的不是您的婚事。我以为我在您心中是比一个男人、一个情人、一个女人都还要亲密的朋友。」

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打击

二十世纪上半叶，肺结核仍是不治之症，书本对疾病着墨不多，但几小段细微的描写，即令人感受到疗养院病人的复杂心情：「开启的窗子传来不曾间断的咳嗽声，把夜晚都搅碎了；走廊里，其他咳嗽声此起彼落。咳嗽，永无止尽的咳嗽，穿梭黑夜里。……今晚您的灵魂无法听见冷冷夜里越来越强大的咳嗽声。您在巴黎若是遇见一场丧礼，会脱帽致意；在这里，我们会躲起来；我们经过墓园附近会故意视而不见。也许就是明天，当我们想要欢笑和跳舞时，会远远听见垂死之人所引发的啜泣声。」面对病痛的绝望，爱情是病人最好的慰藉：「确定有一个人还在继续爱他、等他，其余一切对这个人都只是过往云烟且举无轻重，这对一个病人是多大的幸福：他会感到他原先告别的生活注意到他的缺席；他无法想象一个新的未来；跟过去的骤然决裂使他虚弱又痛苦，他对『接下来』所要求的，就是能更美好地延续之前已有的。」

作者对于情伤的描写既贴切又精确，有过刻骨铭心伤痛的人读来必定心有戚戚然，当她读到：「我要结婚了……我们友谊永存……」——「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完全无法动弹，房间绕着我旋转。在我侧身，我痛的那里，或许再更低一点，我以为有人拿一把锐利的刀，慢慢割着我的肉。……如果痛苦是陌生的，我们会有更多的力量来抵抗，因为不知道它的威力：我们只看到抗争，并期盼在这之后能重拾更充实的生活。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是何种苦痛，便想举双手求饶，并以一种疲惫的错愕说：『又来了！』我们预见了所有必须经历的痛苦阶段，也知道之后只是一片空白。」

凄美却又高贵的内心世界

这本书获得诸多文人雅士的赞赏，其中主要就是因为感受到作者凄美却又高贵的内心世界，索瓦乔描绘的不是深陷愁绪的哀怨叹息，而是贴切地勾勒出深富哲理、内敛自制的美丽灵魂。她是如此描述支撑自己的力量：

我试着在您之外还保有一个小避风港，好让自己在您不再爱我的那一天还有所依靠。这个避风港并不是另一个人，亦不是一个梦、一个影像。这是您所谓的我的自私与自大；我在痛苦之中希望可以寻回的是我自己。我希望可以紧紧抱住我自己，单独面对我的痛、我的疑虑、我的缺乏信念。在沮丧中就是因为可以感觉到自己，才有力量支撑下去。就算一切都变了，一切都使我痛苦，我还是我和我自己。若要我迷失，就必须先确定我不再需要我自己了。

结构严谨的优美风格

诚如诗人保罗•梵乐希所言，这本书「可说是由和弦与对字节成的作品——每个主题皆有其回响，每个观点有其对应，显示一个非凡卓越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对于自我的检视。」文字记述的虽是内心最私密的思维，但结构严谨分明，主题层层相扣且前后呼应。例如对于幻灭的爱情，作者譬喻如下：「就像一部被中止的电影，尚未播放的部分只能以无影像的底片呈现；已经看过的底片上，人物停格于木偶姿势中：这些人物不再具有意义。他们含有相当多的我以及我的期盼；我原不知他们会有什么遭遇，却还是赋予他们我的灵魂；而什么都不会发生了，之前的剧情变得空洞且破碎……」稍后的内容，当她描写为什么会喜欢这名男子：「我一直都在寻找一个人，在他面前我可以播放我的电影」，以及她为什么需要一个知己：「有个志同道合的人可以来同情、认同、聆听，生活就变得轻松多了；人变得有分量；诉说的事情变得具体，从而组成一个小说的世界，并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

索瓦乔的文字充满音乐性，用字遣词及句构安排令人读来彷佛伴随优美旋律，她亦直接使用音乐来比喻男子的言行：「您向我描述您未婚妻时，语句的节奏随着您心情的转折而起伏；句子拉得很长，渐渐下降直到坠落，无声地结束，彻彻底底地，不再有多余力量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句子永远停在那里，就像您在那里，在她身旁。」使用音乐性的字眼来譬喻男子的信件，除了让嘲讽更贴切生动外，也多了份诙谐的美感：「有些情歌的开头就跟您的信一样：『我如此深爱的您……』当现今一切仍在耳际回响，过去的时光就

像节庆的尾声一样伤感……您有些话语好比是吉他音符；有时让人彷佛听到重复出现的副歌：『我没有办法给您幸福。』这是一首从前的歌，如同一朵枯去的花……过去这么快就变成一件老东西了吗？」

作者字里行间再再显示这是个敏锐、艺术造诣极高的女子，她精确地使用电影、小说、音乐、香味来对照人生，最后则使用舞蹈来结束这个人生篇章：「身体以一种几近神圣的幸福，重新找到柔软的拱身弧度，可以贴附舞伴，抛开理智，与另一个身体的动作结合，并跟随这些动作，如影子般忠实与轻盈。当身体在一个节奏上移动，另一生命油然而生；世界变成以这个精确的地方为中心，即胸膛中央，所有乐器的节奏及脚踝灵活的律动都像汇集在那儿。」当我们读到：「舞蹈，是最快乐的生命节奏；以为无法再舞却仍跳着舞，是赢得的胜利。」我们看到女子从身体与心灵的伤痛走出，优雅地漫舞，赞叹如同超现实主义作家雷奈・克雷维（René CREVEL）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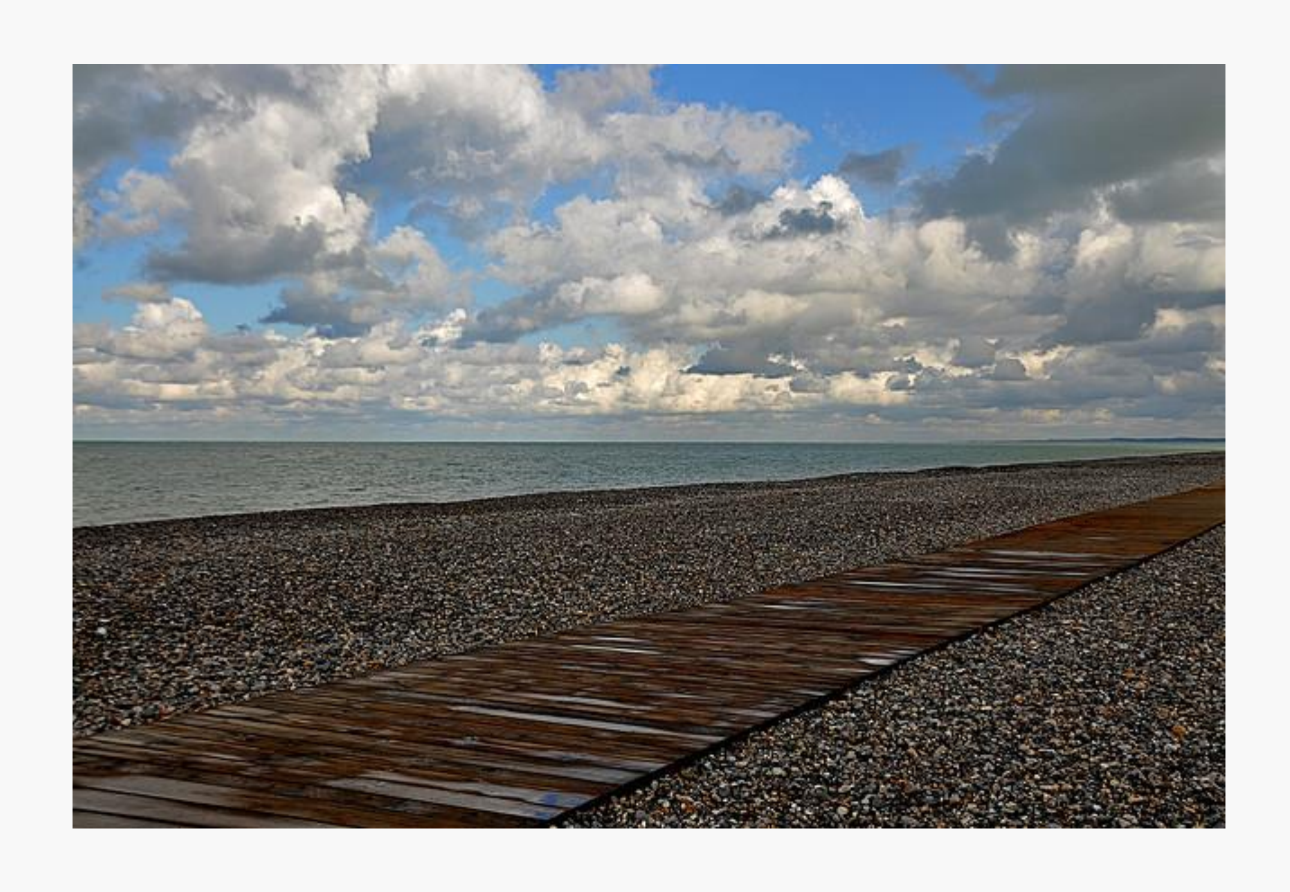
挑战生命的纯净火焰!

在英国电影《The history boys》（2006）里，剧作家Alan Bennett藉由教师Hector说出阅读的真谛：「阅读最大的乐趣，就是当你不期而遇一种思想、一种感觉、一种看法，对你有着特别意义。而这些就这样由一个未曾谋面的人写下，他甚至逝去已久。就像是有人伸出手，握住了你。」。多年后阅读索瓦乔，引发许多共鸣，我确实感受到一双真诚且温暖的手。

留下我一个人

爱的剖析

马赛儿·索瓦乔
（Marcelle Sauvageot　1900-1934）
欧洋 译



1930 年 11 月 7 日

「你看这不就是一个爱的证明？」火车的节奏不断加强这个句子。好冷；我试着睡一下，蜷缩在角落里。—怎么会这么冷！—这列火车为什么出发了？做傻事时会有的焦虑紧压着喉咙；我离开一份脆弱的幸福，再度回到疗养院；真傻。这几个礼拜我有过些许欢愉，有喜就有悲，我应会得到不少痛苦。

「你看这不就是一个爱的证明？」我重新看着前一天晚上向我诉说这个句子，那张痛苦的脸。我从交迭的影像中看到同一张脸，紧依着我的脸，眼里含着盈盈泪水，对我说：「嫁给我，而您会变心……」我希望能重新上演这一幕，好来亲吻这张脸，并说：「我不会变心」。但世事无法重新来过，而这个句子，我也不该将它说出，因为我不懂得在适当时机说话，亦不懂得使用适合语气。我太容易激动，为了不让自己失去理智，我便强悍起来。要怎么做才能让别人感受到情感所引发的震撼，就在其确切发生的当下？让我们在这句坚定又甜蜜的话语中睡去：「你看这不就是一个爱的证明？」我寄予你一记飞吻。如果你爱我，我将会康复。

等我病好后，你将看到一切都会很好。我喜欢称你为「你」[1]，反正你不在这里。我不习惯这么做，这好像是禁止的：这么做真棒。你认为会有这么一天，我可以称你为「你」吗？等我病好后，你再也不会觉得我的脾气不好。我是生病的人。你跟我说病人都会尽量对身旁的人更温柔些；你还对我举例说明。我不喜欢在说教的你；你让我想打哈欠，而且，你若对我有所指责，这是因为你没那么爱我了：你拿我跟别人比较。病人都很温柔，可是我，我却累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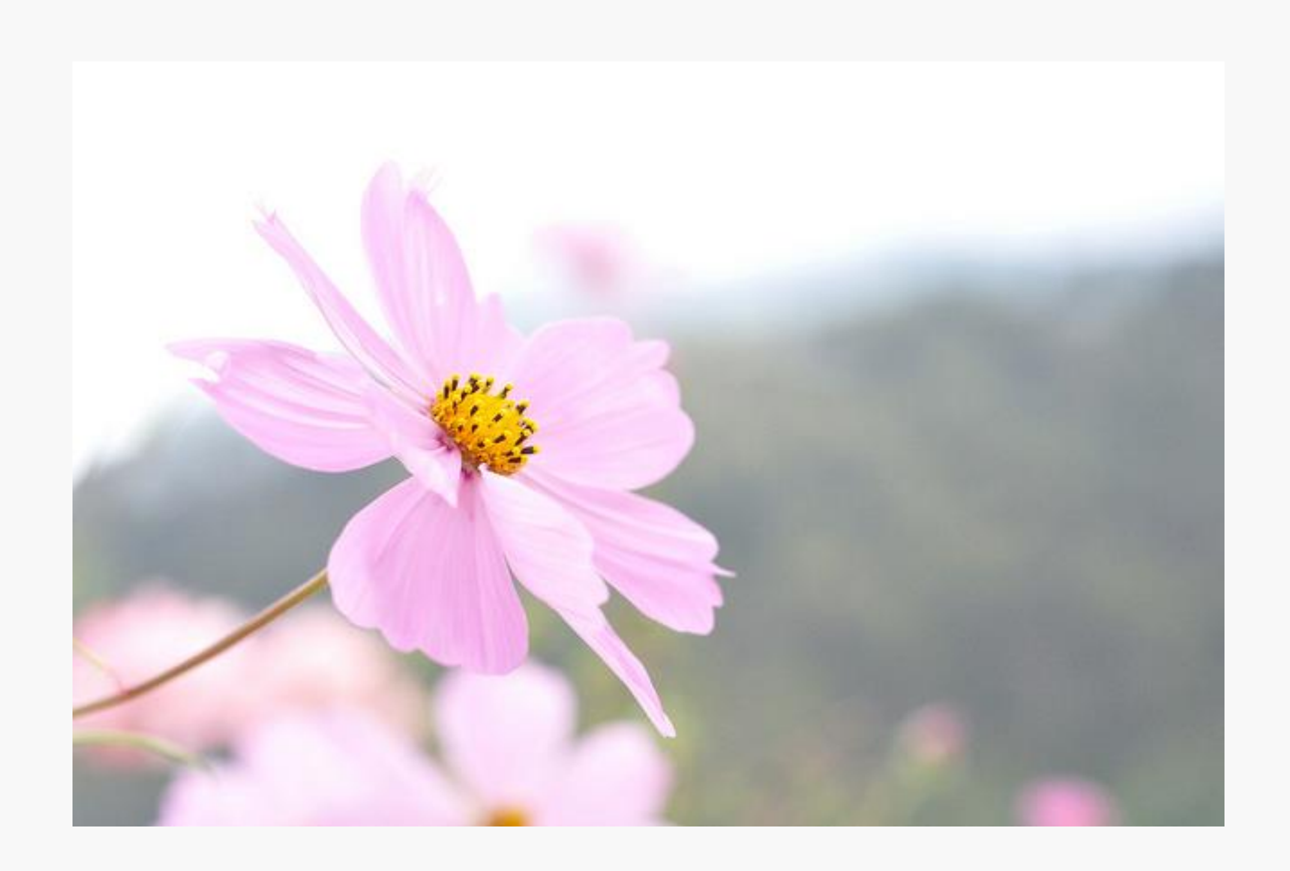
[1] 此年代的法國，只有對極親密的友人才以「你」互稱，否則應以「您」相稱，以免被視為無禮。

我所有气力都消耗在要不停对那些听不懂的人说：「谢谢！」　然而你，你要一声「谢谢」做什么？你无法了解因为你不明白。我问过你，如果你，一连八天就好，都没有睡，你会是怎样心情。你回答说这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但这应不好受。显然你无法了解。此外，我知道：当我们在乡下时，你并不快乐；你比较想留在巴黎，你的女性友人在那儿。你于是急着离开，觉得我很烦。你看，这又是件非我所愿的事情：我以为请你来会让你高兴。在巴黎，你会更加体贴……　而你也会觉得我比较体贴：她在那里。而且你不喜欢病人。我想，你应会赞成把病人通通关起来消灭掉。你自己应来生场病。

「你看这不就是一个爱的证明？」这句话有什么好相信的？我知道你不再爱我了。你刻意到可笑地回避对我说：「我爱您！」你不会对我做任何承诺。可是对于独自远行的我而言，如果可以安心地在你的爱里得到慰藉，这将是何等美好。我需要这份爱：我希望当我痊愈归来时，还能再找到它。确定有一个人还在继续爱他、等他，其余一切对这个人都只是过往云烟且举无轻重，这对一个病人是多大的幸福：他会感到他原先告别的生活注意到他的缺席；他无法想象一个新的未来；跟过去的骤然决裂使他虚弱又痛苦，他对「接下来」所要求的，就是能更美好地延续之前已有的。

我希望能将昨晚的回忆如护身符般留在心里。让我们闭上眼睛，让幻影回来。就像在作梦时一样：身体保持不动。

我爱你。



特内－高城！（Tenay-Hauteville）

我好怕。我不想下车。

我想留在没人看见的角落。我想遗忘自己。若能继续旅程，随火车到很远的地方，这会是多么快乐！我白白等待一个偶然的指示，一切都显示要我离开。该怎么做？现在必须下车，然后走进那幢悲伤的房子。但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感到双腿有近乎快感的犹豫，就是人在只有一分钟来做重大决定，会因而动弹不得的那种犹豫。我们说：「我不要走，我不要走……」 却在最后一秒钟，以一种几近疯狂的惊惶与难以想象的迅速，做出原先还在犹豫的行为。我很勇敢；我下车了；利落地填写所有表格，好向自己证明自己是能干的。在巴黎有一个爱我的人：我会回去的。外面下着雨、飘着雾；凌晨四点，天色即将破晓。此时若跟他在一间温暖的小公寓里一起泡茶应很惬意；我们还会聊起童年往事。下雨了而天色尚黑，我直直凝视疗养院，好事先领会即将在这儿受到的所有苦痛；之后也许就不那么痛。这些穿着睡袍的男人与女人，这些凹陷的眼睛，这些咳嗽；我觉得自己又生病了。我为什么要回来这儿？我在房间里，整个人塌陷椅子上；一件沾染苦闷、病痛、绝望的沉重外衣紧压在肩上：好冷。美梦不复存在，碎成一片片，我再也听不到那个声音，他的爱不再包围我。清晨，当白昼使人从梦中醒来，我们闭上眼睛，动也不动，试着重筑梦境并延续之。但昼光将一切毁灭：话语不再有声音，动作不再有意义。就好像消散中的彩虹：有几层颜色还残留一会儿，消失了，好像又回来了：什么都没有了。我所有美梦就这么流失。有没有可能什么都没有了？我痴痴地反复说着：我要离开这里……　我试着捕捉零星片段来重现昨晚情景，但这是破灭的幻影。

明天我写信给你，然我再也不会称你为「你」，我写信给你，然我再也不会告诉你任何我在心里告诉你的。你留在人们生活的那一边，你能了解我被囚禁在这里吗？我变得不会说话了。我在这儿日渐呆滞，并且察觉到一个冷酷且确定的事实，人若待在这个地方，就再也没有什么是可能的：你不会再继续爱我。



1930 年 12 月 10 日

今天我有很多信：他那封我最后再读。它或许会揭露我忆测之事。

自从我回来以后，他的信常让我失望又担心：我真的认为他不再爱我了。我病了两年，常不在他身边；他继续他的人生；我曾想相信他会等我：但他真的有等过我吗？现实一切对他而言，是否为过度性质且不完整？他是否要等我回去才来好好生活？又或者他会任生活流逝而毫无遗憾，因为确定与我在一起会更加美好？

我笨拙是真的；我不懂得表达感情；我只要说几句话，便开始嘲讽自己、嘲讽另一个人，我用一句讽刺的话来破坏营造好的气氛。而这是我对自己的提防；我会讶异于听见自己跟别人一样，在抒发情感。我听着自己，像是在听另一个人说话，觉得自己不再真诚；这些话对我而言，像是在夸大自己的情感并让它变得陌生。而我也觉得别人会一笑置之，像是面对一个在诉说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的小女孩。我是不可能说：我爱您。要是有人信以为真而我自己却弄错了！我因而必须以兜圈子的方式来结束我的对白，大约是说：「您，您爱我，既然您是如此对我说；但是我，我怕以我爱的方式而言，这并非一般人所谓的爱：别人应比我更懂得爱，也更知道要如何表达。」　我害怕有一天会发现我不爱，所以预先对自己的情感产生怀疑，怕有人会回过头来指控我的虚伪；于是在我想象的千百种情况，都是先预设我的爱会消失。我承认自己不会忠贞不二，所以，单是在我自己的想象里，我怕会让那个我说不爱他的人失望，我于是拒绝另一个人陪我去看戏，不让他亲吻我的指尖。也因此，在否认我内心之爱的同时，我比那个对我说「我爱你」的人更加投入。

我想要别人来揣摩我的心思：然而大家都只看到兜圈子及讽刺。他同样也只看到这些；我未曾对他表示过其他东西。我是不是对他的等待过度要求了？可是，最近几天，他写给我的信都穿插着妒意。他应该还是爱我的。这封信或许是甜蜜的。



「我要结婚了……　我们友谊永存……」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完全无法动弹，房间绕着我旋转。在我侧身，我痛的那里，或许再更低一点，我以为有人拿一把锐利的刀，慢慢割着我的肉。所有东西的价值都骤然转变。就像一部被中止的电影，尚未播放的部分只能以无影像的底片呈现；在已经看过的底片上，人物停格于木偶姿势中：这些人物不再具有意义。他们含有相当多的我以及我的期盼；我原不知他们会有什么遭遇，却还是赋予他们我的灵魂；而什么都不会发生了，之前的剧情变得空洞且破碎，我像是把自己交给一付骨架，它的僵直嘲笑着我的焦虑：我甚至无法责怪它。最后一张已感光的底片上浮现令人伤痛的姿势；它们曾载满誓言：空洞的底片守着这些誓言。

如果痛苦是陌生的，我们会有更多力量来抵抗，因为不知道它的威力：我们只看到抗争，并期盼在这之后能重拾更充实的生活。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是什么苦痛，便想举双手求饶，并以一种疲惫的错愕说：「又来了！」我们预先看到所有必须经历的痛苦阶段，也知道之后是一片空白。

将会发生的是在清晨醒来，此时痛苦尚未起作用，我们祈求上苍让人再多睡一会儿。就像一块被棉布包扎起来的脓肿：突然给人猛烈一击。这是一个细微、精确的影像，两天前看来还不具杀伤力：这是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从前不怎么察觉，现在想起来，却看到它们在传达给另一个女人，令人在一阵痛苦痉挛后停止心跳。这是一个暗自构思来讨「他」欢心的计划，突然一个别扭的表情，便将它的了无意义表露无遗。在白天或晚上，会有一些平静时刻，我们讶异自己竟然毫无感觉；我们默默等待那些会骤然使得疼痛再生的句子、声音、味道。最微不足道的东西都是哭泣的借口；在报上读到的一句蠢话，在这之前只会令人耸耸肩，现在却使人陷入无法自拔的哀怨当中。而另

一个人，她是怎样的人？我们觉得她有所有优点，我们看着他们俩个，在不同凡响的幸福里永远快乐；在这个消息以前，这种幸福都仍不痛不痒。但是现在我们觉得自己相当可悲，也想要胆怯地说：「我其实也可以使您幸福的；您说过我也可以的。」 我们无法平息，咒骂着，想要报复。然而报复并不会发生，或是等我们已经遗忘后才姗姗来迟。现在要是想报复就好了，因为这让我们尚存的爱，还可以再拿出来，或许可以再获得胜利。我们的爱再也无法左右「他的心」。可是如果「他」突然间，因另一个人而同我们一样痛苦，或者「他」对我们感到后悔，认为来不及了，那么跑去安慰他会是一种乐趣；爱情，在安慰摒弃它的那个人，同时也安慰了自己。

难以想象他不再需要我了。

或许这所有痛苦都只是脑子在作怪，是它在产生具体影像并夸大感觉？可是当我读到「我要结婚了」，并没有出现任何影像，我却好痛，就单只是痛，没任何想法。

您跟我谈起您更纯洁的「友谊」是再自然不过了，因为它摆脱了欲望、嫉妒、期盼。因为必须要有所交待，人于是想到友谊，「这个比爱情更加高贵的姊妹」，提供友谊的时候，还试着证明它比较好，相较于我们之前曾给过、现在却给另一个人的爱情。

您还算具说服力；此外人在像您这种情况时，是最具说服力的。由于必须先说服自己，所以找来一些巧妙说词及最有效的热情口吻。在说明结束时，自己是如此高兴任务成功了，以致对方若是还不信服，那是她的个性真的不好。

您知道什么是友谊吗？您以为这是一种较温和的情感，只要有那些不得以才给的残渣及小小殷勤就可以满足了？友谊，我认为是更强烈、更专一的爱情，只是较不「吵闹」。友谊同样包含了嫉妒、期待、

欲望……

您曾是我的朋友，您曾想娶我；这应该需要很多爱。

我抵达疗养院的几天后，从您那儿收到的第一封信里写着：「我知道您现在病得严重，但您生病的理由，絶不可以是因为对另一人的一片痴心。」 其他人倒是没亏欠我什么，因为世上所有友谊的规则，即您的友谊规则为：「付出，付出。」 我常在要求，我没有一直付出；我不该在别的地方寻找我觉得使您疏远的理由。

您写情书给我，您写嫉妒的信给我；您曾一整晚不高兴，因为一位男性友人在我们之间逗留太久，而在上一封信里，您诉说您挥之不去的痛苦。然后：「我要结婚了…… 我们友谊永存。」 我不说您对我是虚情假意；可是，您不再爱我，这不是一天造成的。

您称我为「我的大姊」；我是什么都该知道的那个，而您是什么都该听从的那个。但您并没有坦白。别告诉我这是我的错，我之前就该主动向您质问。朋友是不需要被问了才来吐露心声。

我们的友谊在未来将是件美好的事；旅行时互寄明信片，新年时寄巧克力糖。我们会互相拜访；在计划实现后才向对方透露，以便将对方一军，且计划若是失败，也不用受人同情；我们自以为是我们想要成为的人，却不是真正的自己；我们会对彼此说许多「谢谢」、「对不起」，一些未经思考即脱口而出的客套话。我们将会是朋友；您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1930 年 12 月 14 日

有些情歌的开头就跟您的信一样：「我如此深爱的您……」 当现今一切仍在耳际回响，过去的时光就像节庆的尾声一样伤感：灯灭了，独自一人观看情侣一对对离开，走进昏暗街道。结束了：没什么好再等了，却不知为什么还留在这里，明明知道什么都不会再来了！您有些话语好比是吉他音符；有时让人彷佛听到重复出现的副歌：「我没有办法给您幸福。」 这是一首从前的歌，如同一朵枯去的花…… 过去这么快就变成一件老东西了吗？

幸福？这是悲歌的字眼。您，您将它拟人化，区分它、定义它。真的可以像您这样来谈论幸福吗？

当我们喜欢一种香味，我们试着捕捉它，想再次寻获它；我们不让自己完全陶醉，好来分析它并慢慢沈浸其中，直到单靠记忆就能引发具体感受；当香味再次传来，更轻更慢地吸入它，感受其最细致的芬芳。猛吸一口香气会令人晕眩，却也留下一种不完整、未完成的刺激感。这或许是不舒服的窒息感，令人想摆脱好自由自在地呼吸；又或许是过早结束的意外微醺，因为只有过度敏感的人才能感受到。能被深深震撼并且失去知觉是幸福的。不过，仍然保有一小隅意识，始终知道在发生什么，且正是这份觉知让所有知性与理性的人，也能在每一刻都有某种幸福的东西降临，这一小隅意识慢慢赏析欢乐的过程，跟随它直到最极致的末梢，这不也是幸福吗？有一小隅没有跟着震动，但这一小隅却是曾经欢乐的证人，是它在记忆并让人可以说：我曾是快乐的，而我知道为什么。我也想失去理智，但我要抓住迷失的那一瞬间，并将这份觉知尽量推离正在退让的意识。不应该在自己的幸福

中缺席。

这一偶的我检视、评估了您；而在检视、评估当中，我看到您的弱点、缺点。要是我留下来，要是我接受这些缺点，要是我喜欢它们，这有什么不妥呢？哦！男人，你总要我们崇拜你。你，你不检视也不评估你爱的女人。你在那儿，你得到她；你抓住你的幸福，她像是无法自主、失去方寸：你很快乐。她向你呐喊：我爱你，你便满足了。你不粗暴，你很温柔，你跟她说话，为她担心；你用温柔话语安慰她，你哄着她。但你不会检视她，反正你只要求她因你而快乐并且告诉你她因你而快乐。但你若察觉到有两只眼睛在看着你，然后微笑起来，你便生起反感，觉得自己被「看到」了，而你不想被看到：你只要自己有「在」就好了。你忧心地问：「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着你。你有着我不喜欢的牙齿及喉咙低笑声。你的眼睛会微微眯起，像是要贯穿对谈者的心理，让他知道你把他看得很清楚。你的嘴唇在像是黑掉了的牙齿上微微翘起，你整颗头会自己往前移；你就是这付模样，当你在发表一样你新发现的伟大理论，或是当你找到方法，把人家原来美好的想法，引导成庸俗的情感；你就像一个不愿任人摆布的小生意人。你这副德性让我好是尴尬：你在自曝其短。但是别人不可以发现这个小毛病，甚至加以批评：我将会非常凶悍。你有时会在你自认陌生的领域里，做一些奇怪的评论。你用「这很简单」这四个字，来贬损一幅画、一部音乐作品、一首诗。你似乎想藉此重新站稳阵脚，因为刚才被比自己伟大的事物给比了下去；你是如此害怕自己会附庸风雅，而去否定所感受到的美好。这些我都知道而且不喜欢。但若有人对你的品味及聪明才智存疑，我会彷佛自己被污辱般地严厉响应。你有点自负，你会偷偷用满意的眼神在镜子里瞄自己一眼，你经过一个女人的时候会将身子挺直，用伪装的冷漠打量她；她要是看你一眼，应该会觉得你不错；如果有人跟你谈起一个女人，你会打断他的话问：「她漂亮吗？」　我觉得你很好玩，害我很想摆出嘲弄的微笑。但是别人不可以说你「花心」；你的缺点是属于我的。

它们是我在不断检查你的时候，一点一点找到的。你有这些令我不舒服的小毛病，但我不要你改变。我有几次边笑边说起这些，我不想惹恼你，也不想给你建言。我只是要你知道我所知道的；而且，与其你试图表现成不是你原本的样子，我宁愿你向我揭露所有你不好看的地方。我会喜欢它们，因为它们是我的。其他人不会认得它们，而就是这一点将我们结合于尘世之外。没有什么比弱点与缺点更吸引人了：我们就是经由它们进入所爱之人的灵魂，一直被掩盖在想和别人一样的欲望下的灵魂。就好比一张脸，别人看到的只是一张脸；但是自己却精准地知道，鼻子会在什么时候不再继续完美线条，而是悄悄断掉，勾勒出平凡的鼻子；我们自己知道，皮肤上的痣近看其实是肿大且带着黑点。我们发现眼里的斑点有时会使眼神涣散；还有变成嘴唇特征，那多出来的一毫厘。这些细微的不协调，我们想亲吻它们胜于那些完美，因为它们是可怜的，而也是它们使这张脸不是别人的脸。

不要埋怨我对你的检视与评估：我更加了解你，但这不会使我比较不爱你。得不到幸福的不是我，是您。您应收回信上的句子，而说：「您很清楚您不能给我幸福，因为甚至在我俩最亲密的时候，您都还保留这一隅的您…… 没有跟着感动…… 在检视着我。」

此外，我检视的是您还是我自己？您很清楚，我一直在观看生活中的自己，我讽刺自己、贬低自己，嘲笑自己的冲动与热情，对自己毫无信心。而我对您也毫无信心。仅管有您全部的爱，我还是不确定。您有许多女性朋友：我并不责怪您；我会喜欢听您跟我说起她们，这样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吸引您去接近她们而疏远我。可是您很少跟我提起这些；我是这么想知道却又不敢问您，我以为您不爱我了。我会为了一个眼神、一个字、一个沉默…… 而担心不已，但我却说：「您是自由的」；我不想另一方是因为约束才留下来，却又希望对方还是留下来。只是，我是如此清楚他不再爱我了，而觉得努力去争取和挽留是愚蠢的。这努力会是如此枉然，以致我若有一丝想抵抗的念头，就笑自己：「妳在嫉妒吗？喔！这不像妳：什么都别说。不然妳只会得

到一声低笑、几句更伤人的安慰话语…… 而他还是很快就会离开，迟早都会发生的…… 于是：您是自由的。」

我试着在您之外还保有一个小避风港，好让自己在您不再爱我的那一天还有所依靠。这个避风港并不是另一个人，亦不是一个梦、一个影像。这是您所谓的我的自私与自大；我在痛苦之中希望可以寻回的是我自己。我希望可以紧紧抱住我自己，单独面对我的痛、我的疑虑、我的缺乏信念。在沮丧中就是因为可以感觉到自己，才有力量支撑下去。就算一切都变了，一切都使我痛苦，我还是我和我自己。若要我迷失，就必须先确定我不再需要我自己了。



您向我描述您未婚妻时，语句[2]的节奏随着您心情的转折而起伏；句子拉得很长，渐渐下降直到坠落，无声地结束，彻彻底底地，不再有多余力量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句子永远停在那里，就像您在那里，在**她**身旁。

如果我是相当自大的人，就会认为您还在爱我，您是基于义务，为了不要伤害一个相信您的女孩，才离开我跟她结婚。然而请放心，我没有一丁点儿自大，我只是因这几个字而低笑：「义务」、「怕让她失望」。我也想过，如果我是您的未婚妻，如果我读到这个句子，我会很难过。我不要对方娶我是为了不让我失望，为了不向我呈现真实的自己。这种以婚姻为基础的半真实谎言会触犯我；我可能宁愿选择离开。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此外，您的未婚妻并没有读到这个句子：她不知道「真正的您」。而她要是知道了，或许会因为这个对她爱情的致敬而快乐不已。深情女子不是会因为男人选择她是为了报答她完整的爱而欣喜若狂？您用一种内疚却又快乐的感激之情来充实您的情感，而这是因为**她**给您的幸福是您不配拥有也还不起的。这一切再加上些许偏执，让我有点「咬牙切齿」；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您所说的是爱来爱去的这些人，自古以来愚昧却又真实的曲调。我不是在嘲讽。您这句话里的每一个字都透露出您在爱着，爱一个与我截然不同的女子，您因所有她与我的迥异之处而爱她，您爱她已经很久，却从没想过要告诉我。

去年在乡间，您抵达的隔天，我们爬上半山腰，坐在干枯的草堆上看着平原，我让自己靠您很近。我小心翼翼谈起您那位女性朋友：您不回答。但我坚持，您以一种略微生硬的声音，说这是我不会喜欢

[2] 原文為「période，圓周句」，修辭學的一種句式，主要特色為將語調及語義和諧分佈在複雜句的幾個分句中，給人上升、下降的圓周起伏感，另一特色為句子一些重要元素放在結尾，形成懸念，要讀到最後才能明白句子完整意思。

的您的一面，所以您不想让我看到。您的眼神飘向远方，摆出一种知道自己不会被了解的人的手势。然后看着我，眼里有一种什么都不肯透露的人的优越感。您说起其他事。我无言以对；一块阴暗的布遮蔽了我与您重逢的喜悦。我病了六个月，与您相隔两地。您没有忘记我，但是有一个人使您再也看不到原来的我。您指责我的个性、我的喜好……　您选择我不喜欢的一方：我隐约感觉到您在想着一个与我完全相反的人，而且不断作比较。您对我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有意无意地在我的言谈举止中，捕捉可以符合这些成见的蛛丝马迹。您为我贯上心胸狭小、极端自私、要求太多等形象。而我放弃跟您解释您误会了，因为您有着会说「这不是真的」，并且摆出可以阻止任何异议的笑容的那种人的自信，由于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可以动摇「他的真理」。您认同那些您以前觉得愚蠢的，舍弃那些应该是您内心原本的想法。您像是试图在心里面把我消灭掉。我好痛；我不在乎您对我指责的缺点或肯定的优点：您再也不愿看见真正的我；我因看到自己被如此蹂躏而哭泣。

　　您跟我解释过「不干涉不要求」的女人的爱是什么样子。

　　如果您想要一整天待在水里吐泡泡，您所爱的女人会二话不说一整天看着您吐泡泡：她会因为您乐在其中而快乐。而如果您每天都想在水里吐泡泡，她就会每天看您这么做。您又补充说我是没办法这么做的；我必须加以澄清。我首先会努力让自己睡着或自己也来做一些事；而如果不能这么做，我会忍不住跟您说这样很蠢，您倒不如来亲亲我。不然我会到您身边，跟着一起吐泡泡，我还会发明游戏来比赛谁的泡泡最大或最小。老实说，您会待在旁边看我在水里吐泡泡吗？

　　科西嘉岛，我在丛林灌木间散步很久后，走到一条空旷的路上。我用缰绳拉住马；牠的头在我的上方，两棵野草莓树间依稀可见我的身影：我将粉红牡丹花放在胸前。我希望您也能在那儿，也可以闻到丛林植物的芬芳；您就可以了解到我有时为何会对野生自然有此兴趣；您就可以同我一样单纯又原始，而我们会互相喜爱。我将牡丹折断，

紧紧抱住马儿。不会有人喜欢我喜欢的。

傍晚沿着散发恶臭的运河，在威尼斯的轻舟上，三色灯笼下传来 Sole mio（我的太阳）嘶哑的歌声，一旁是悲伤死寂的宫殿，我哭了，因为孤独，因为知道您不愿意同我沈浸在这病态的魔力之中。

高高的山上，我如梦般滑行在铺满白雪的陡峭坡道上，挂念着要将这美妙一幕留在心里，以便再回到您身边时，让您也能看见这一幕；我寻找热情字句，好与您分享我的喜悦，激起您想与我同行的欲望。然您很快就不再听我说而换上阴沈表情。

我想带您去看舞蹈，去听难得一见的演唱会，我全心全意想讨您欢心，您若有所感动，我就感到更加幸福。然您却抗拒，不陪我去，您再也不想来了。

无论我在那里，您都在我心里。您牵引着我所有感受；我的感受是悲伤的，因为您不在身旁。我试着将这些感受连同细节都保留住，好将它们最真实地呈现给您。您难道从来没有感觉到，我要您体验这一切的热情吗？我想将您永远留在我身边，让您感受我所感受的，让自己在没有您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眼里闪烁的阳光、身体舞动的姿态……　而我会焦躁难耐，如果我自觉身处美好境界，而您却不在那里。一项成就若令我心满意足，是因为可以说给您听；烦恼变得轻飘飘，是因为可以向您倾诉。我总想做更多事情，越来越多，好向您呈现我丰富的成长。

傍晚时分，在我通常只是快速经过，什么都不看的巴黎街道上，我试着去喜欢您喜欢的。我害羞地将我的手臂放进您的手臂里，如同街道所有情侣，然后好奇自己以您的方式在感受，我喜欢雾的味道、与人群的擦肩而过、年轻女孩的骚动。向来讨厌露骨行径的我，在阴暗的巷道里却快乐地—一种禁忌的快乐—回应您令人不太「舒服」的

亲吻，但这是甜蜜的，因为您喜欢。夏日炎热的午后，在我小小房间的沙发上，我们吟唱情歌，这是十几年前的老舞曲；歌词愚蠢而我又不够浪漫；但在您身边，您骨子里是比我还要「多愁善感」的，我让自己沈浸歌曲的简单旋律里，这令人想起芸芸众生，他们被这些粗俗滥情的歌曲掳获并感动着。这首「梦的探戈、爱的探戈」让我与您更贴近一些……　可以的话，我还想读您读过的，看您看过的。但是您只对我匆匆带过只字词组，好像这些都与我无关。

若身旁有人在谈情说爱，我便想起您的爱，于是微微笑着；若有人论及「男人」以及他们对「女人」所造成的伤害，我还是笑着，因为认为您不属于这些「男人」。

但这样子爱您却不被认可，就因为我还想再充实自己，因为我不想把自己毁了，变成不愿成长、只会同意的空壳子，只会在对于心爱男人的幼稚崇拜中渐渐麻痹，并任由摆布。

男人很奇怪的是，当他想和相恋已久的女人结婚，会满脑子都是社会道德规范。而这个女人，他爱她因为她能干、独立、有主见；如果他想到要娶她，他自尊、统御的本能，以及对于「别人会怎么说」的顾虑，会将她的能干扭曲成叛逆，独立变成自傲与个性不好，主见变成自私与要求太多。这让人体会到生活是由日常琐碎组成，而我们必须屈服其下，采取一般人该有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先言明各自的角色是好的，因为不再是玩儿戏的时候了。男人在女人眼里应该是值得尊敬且和蔼可亲的；他会用温柔的声音说不可以去那里或不可以去这里，说应该要这样子表现而不是那样子，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女人会说「是的，我亲爱的」；当她跟朋友在一起时，我们应会听到她的声音加入全球的大合唱中，骄傲地重复这几个字：「我先生」。她相当得意且陶醉地念诵这三个字，讶异自己现在也雀屏中选，有资格说：「我先生」。每个女人都抢着歌颂这位「先生」的一举一动，这位「先生」的一言一语；这位「先生」的所有关怀与责备，都像是

要拿来祭拜的宝物，天降鸿福般地揭示给年轻妇人。在每个提出的问题或探讨的主题，我们一定可以听到：「我会再请教我先生」，或是「我先生跟我说……」我在写这几行文字的时候，从隔壁阳台听到一群年轻漂亮女子生动活泼的交谈。我不知道她们在讲些什么；但我可以从中明显分辨出「我先生」，就像是一句反复播放的口号；我在散步或用餐时与她们擦身而过，若恰巧从她们对话中听到几个字，永远都是：「我先生」。是不是真得变成这副德行，而且脑中只知道想着先生的想法？别人可能会觉得我变得可笑，并且认为我是恼羞成怒才如此讽刺。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些在谈论她们先生的女人无聊至极。

您信里有好些句子唤起我这些「女性主义」思想。您是不是故意不明白我为何要求收回我的照片？我还没自大到认为它们会勾起您对于我的回忆，幻想这份回忆会成为您新生活的障碍：平凡的日子很快就会耗尽过去事物的生命力。我也不想有情人分手时的传统动作；我会把过去的东西都留给您，因为它们不再有意义也不再重要了。我只是为您的妻子着想。您要是没跟她提及我，这我能体会；可是这样就不该在您的住处留有任何我的东西：这将是她有可能发现的尴尬秘密。您若是跟她说起我，我会不太舒服地想到，您的语气或许会跟之前您向我提起您爱过的其他女人一样。其中有一名女子，您是如此解释您们的分手：「我受够了。」　您的眼神变得僵直，用一种沙哑、混浊，来自喉咙深处的声音说话，直直注视远方一段时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理由了；用餐结束，要离开餐桌时，我们如此说着：若坚持下去就错了。过了几秒，您揉眼睛揉了很久，然后随着发自心底的叹息，加上这一句：「她结婚了，我衷心祝福她拥有全部的幸福。」　我不晓得我们为何要把某个友人将来会如何谈论自己看得这么重。是自尊心过强吗？我们不想跟其他人受到相同待遇。因此，以目前而言，我宁愿可以对自己说，您永远不会谈起我。但是您的妻子有可能会找到我的照片。您应该会跟我说，您会「承担」这个发现对她造成的伤害。我不要您去「承担」；我在某种深层的女性自尊里恼怒着。我想象您在安慰她：您会更温柔、更疼惜、更体贴；您会在安抚中让问题消失：

您会好好「解决」。您难道没有感觉到这是多大的污辱，会生起多大的怨恨？我不要您因为我而去承担这个安慰。

为什么您跟我说：「是否有您是为他而生的那名男子？」我们跟一个女人说：「您是为他而生的那名女子」，对一个男人说：「为您而生的那名女子」；我们是否看过：「您是为她而生的那名男子？」男人：一切似乎都是为他而设…… 甚至在世上某个地方都有为他量身订作的女人，他们的结合在出生前即注定好。「您是为他而生」这几个字包含有顺从屈服的态度，决定了一个女人的幸福。奇怪的是：女人是为男人而生，而幸福将走向她。男人就不能拥有幸福吗？或者说，他的幸福就取决于他是否有体会到为他而生的女人的柔顺？一名男子在抚摸一只美丽的暹罗猫，他有试着去了解动物明亮的眼睛在说些什么吗？还是他在想，是不是只有这样子抚摸才能打动这只动物？

我觉得结合是天生注定的想法很可爱。好像有个来自日本的传说，内容是说人一出生，月亮就用一条红线将未来新郎和新娘的脚牵在一起。终其一生，这条线都是隐形的，但这两个人会互相追寻，一旦找到，幸福就在人世间。有些人找不到；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不得安宁，然后悲伤地死去：他们的幸福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开始：他们将可以看到是谁在红线的另一端。我不知道是否会在这世上找到牵系我的那条红线；我认为这个传说跟所有的传说一样，是一种诗意的慰藉。我们为他而生的那个人，不就是我们同意自己是为他而生的那个人？我的那个人，原来可以是您。



我在您的信里一直感到您是如此想遮掩它内容里那个简单又絶对的事实，而使用文字论证、谦卑、诈术……　差不多就是这些。其中有些很好笑。

「您应当是对的，这我很清楚……　然您要是错了，谁知道这会是怎么一回事？」

您第一个句子就是这样结尾。我不得不想到那鼎鼎有名的：「如果大家都这么做，这会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人在无言以对的时候，会使用的句子；同时还将眼睛微微抬向天空，以天为证，彷佛自己提出了高价值论点。如果当时我没有安全感是错的，那么或许我后来会变得有安全感……，又或许事情会自然发展下去：我可能还是没有安全感，您可能还在爱着我……

为何这般谦卑？「我知道我所写的在您看来可能是矛盾…… 无法成立的。」

我在您呈现出来的感情里找不到一丝矛盾。您是自认理由充足的那种人（而且其所言皆清楚、确切、不容置疑），弯下身来直视对方，援用伟大情操，并承认自己似乎不够合理，好赢得其他人的认同。一会儿后，又重建事情秩序并且认为自己是合理的。表面上虽是如此，但请注意，实际上被指控不合理的人是我。我应该是受困于一种奇怪的思考逻辑，因而没办法理解，又在您歌颂情感时，试着谈论我的「想法」。或许我单靠「友情」这个字，就能笑着观察到，您现在是多么常对我使用这个字。以前当我害羞地说出「友情」，您会激动地辩称「爱情」。今天我若表示出一点我的爱，您会看似惊讶，然后说：「请别对我目前的情感有片刻存疑」。

「我没有片刻存疑」一这套说词让人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它使人先知道这不再重要了：接下来的话是：「但是……　我很遗憾……」对一项决定或推论坚决不动时，我们可以强而有力保证「请勿有片刻存疑……」　您找出从前的一句话，我像是在对您说我不再爱您：「您常对我说，您所喜爱的我，是『宝宝』的那个部分，而您也没有对我隐瞒：『宝宝已不复存在』」　现在您以这句话当挡剑牌，却故意不去想起，当时您并不接受这句话。现在您对它甘之如饴，因为它让您可以避开「变心」的指控。我可以单纯回敬您：「您常对我说您会等我……，您从没跟我说您不再等我了。」

懂得如此保护自己抽身而退是一门艺术；而您的「您没对我隐瞒」和「我没有片刻存疑」搭配得刚刚好：我看到一个小生意人在推掉一桩他不想成交的生意。

『宝宝』是一个苍白的年轻男孩，他穿得一身黑，有着闪耀蓝光的美丽头发以及厚重镜片下炯炯有神的小眼睛。他的眼睛想要放肆：但其实是胆怯，像是在投降。宝宝彷佛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可以说他好像已超脱所有社群之外。他有许多见解和理论；但它们会一个个消失，然后又随时间很快发展出来：彷佛这些并不属于他。他会持有各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但又好像不赋予它们任何意义：他保有这些成见只是为了能去了解受制其中的那些人，还有已从中解脱的那些人。

他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任何我的朋友：他心里没有任何我必须遵照的既定形象；而且，由于他不属于任何特定「圈子」，他心里也没有任何女人应该要有的形象，会与我相互抵触。我马上就很想跟他说起我自己。我一直都在寻找一个人，在他面前我可以播放我的电影。每个人不是都有这个弱点？我会跟自己说话，但是这独白的严峻有时会令我倦怠；有个志同道合的人可以来同情、认同、聆听，生活就轻

松多了；人变得有份量；诉说的事情变得具体，组成一个小说的世界，并在那儿扮演一个角色。我们会尊重纯然的真实到什么程度？而这些小说让人的痛苦得以排解：它被凝固起来，成为灵魂之外的实体。我有时候会需要这种简单的抒发管道。我常会为了保持自己的公正客观而愈发紧蹦；但却又为了安抚内心的不安，以为在倾诉我的人生之后，就可以让生命摆脱所有的不真实性：或许就能瞥见它的原貌。我需要一位知己。

穿着黑衣、有着在投降眼睛的年轻男孩吸引了我；我叫他「宝宝」，而且我每天都与他谈心。我向他鉅细靡遗诉说我的一分一秒，自此之后，即使他不在身边，我低语的对象还是他。每件事都要等到跟他叙述后，才会具有真正的价值与味道；我并非将他当成指标，而是当成我行动与反应的出发点。我爱他好比他是我自己。我多想好好疼惜他；他对我而言非常珍贵，我也害怕会失去他。

但是，有一天，我感觉「宝宝」不见了。他换掉黑衣；他进入一门「领域」，不再是保持距离的那个人。只要有人稍稍刺激他，他就喊着要追杀；他的派别从此固定，就是为了得到快乐而平庸地活着。他不愿再伴随我，我的故事让他耸肩。宝宝死了，宝宝才是我爱的人。然而留下来的那个人跟他如此相像，以至于还残留着假像，所以我不放弃。人无法因为一位知己是遽然消失，因而可以很快与他分手。我们捕捉他的影像、他的记忆；希望自己弄错了；我以为他没有死，以为他晚一点会回来，在我身体好转的时候。难道他已把我跟他说过的一切都丢弃了吗？

之前您觉得我的影响是「有害的」。而今天您再次提起这个影响，却觉得它是我们友谊的凭证。为什么？我跟您说过的故事，我带给您的影响都已不复存在。我们改变了赋予它们生命的那两个人的调性……令我痛苦的不全是一段爱情的死亡，还有我俩一同创造、曾充满活力生命的死亡，或可说是我单方面创造的……　这个生命是您跟我的结合，

符合我们彼此的要求。这是我想要您成为的您；不是您自许的我的仰慕者，而是一个爱我的男人；他因为爱我而对来自我的一切都感兴趣；在他面前，我可以有我所有的优缺点；我可以任由自己迷失……　在这个抒情又意外的迷失当中，所有本能化成言语及呐喊，给予灵魂确切方向，好重新上路继续走下去。而我以为这几次的分离应不会动摇您的爱与信心。

然后，在这个创造出来的生命里，还有我之于您所象征的神秘女子。我不晓得您在我身旁感受到的是怎样的生活：幸福、欢乐、焦虑、烦闷……　怎么有这么多疑问！我不回答。有些时候，我认为您不能没有我，又有些时候，我想我只是一段插曲。我有片刻的信心，以及几个小时的悲伤。我最好不要知道我对您意谓着什么，如同您最好也别知道您对我意谓着什么。只要我们还保有悬念，不知道自己在对方心里是什么样子，我们之间的吸引力应可持续下去。是谁破坏了这份吸引力？我们以为看到了自己在对方心里的样子，所以也将对方的样子在自己心里定形。是这个把我们分开的吗？

哦！别以为我因此就把您看成「不得已的选择」。一再故作谦卑并将自己「物化」是没有用的。我无法不去想，您这么说是基于虚伪的谦虚。几个月前您还自许快要变成可以讨我欢心的男人。您知道我骨子里是不会去屈就的；我偶尔看似要放弃了，其实却一直在思索有什么方法可以「扳回」局势。我有可能会因为逼不得已，而跟您一起生活吗？想爱的折磨还没有把我逼到要做不得已的选择；我就算真的这么做，我也不明白为何想到的人选会是您；您的变心，恕我直言，并没有像表面看到的那么折腾人：我会再次屈就，再去选取另一件物品。在您心里，甚至当您像是在闪躲时，难道没有一丝还算鲜明的自大在抓住不放？

您在我的冲动、我的选择中，看到非我所有的意图。我想从我爱情交际手腕毫不起眼的成果里，应可看出我不常问自己是否爱得正确。

您有可能真的只是一个我不得已的选择，但我并不是这样在看待您。我曾稍微感觉到，您有给我一个独特的位子。然而您并没有因此更加了解我，甚至是相反；您的爱情没有更加细腻，您的付出没有更加亮眼；您的一切或许皆是平庸。但是我仍偏爱来自您的一切。为什么？



这份偏爱，您现在解释说「喜爱您」只是我的一种趣味；而您被我吸引，是因为您有想征服我的欲望。

不过，更早之前，您的爱是这个「完全征服我的欲望」，这个欲望还集结了相当高比例的付出、关心、不停的思念…… 所有这些纠缠、混淆的情感组合起来，简单来说，就成了人们所谓的爱。现在这份爱是由一个最虚弱、最无创造力的微小元素组成：「征服的欲望」，您在其中吹气，好填补它的空洞。爱情是一方征服，一方屈服…… 而剩下的就被灌上模糊名字，如友情、关心、付出……？我应该怀疑爱情还是怀疑您？还好，我们之间其实不只是这些；而这其他东西，我称之为爱。

在您暗有所指的伤心十月，我因另一个人所造成的伤害而深受打击。当时或许有许多更适合的人选，而我却直觉地选择您来给我力量去遗忘以及重拾欢笑。我请求您来听我倾诉关于另一个人；您在我身边，而我对他满怀遗憾，我几乎要恨您不是他。您的爱隐密又坚决，不求回报，甚至可说带着英雄气概，它战胜了我的执拗。由于您爱我爱到如此地步，我不可能再笨笨地说一切只剩绝望。

当我看见您在爱我，当我待在您身边，我有许多甜蜜—像是属于爱情的那种甜蜜。请别分析这段回忆：我只能在其中看见爱情。

对我而言，我不太清楚是在那种情感的推动下，我跑去凡尔赛看您：是爱情，是兄弟情谊？…… 是的，是我叫不出名字的这一切，然它却又给了我，通常只有年少恋人才有的悸动。我一星期只有一天会在巴黎；这一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去看您。为了跟您在一起十五分钟，我一整个下午都耗在出租车上，等它把我载往您的「学院」。坐立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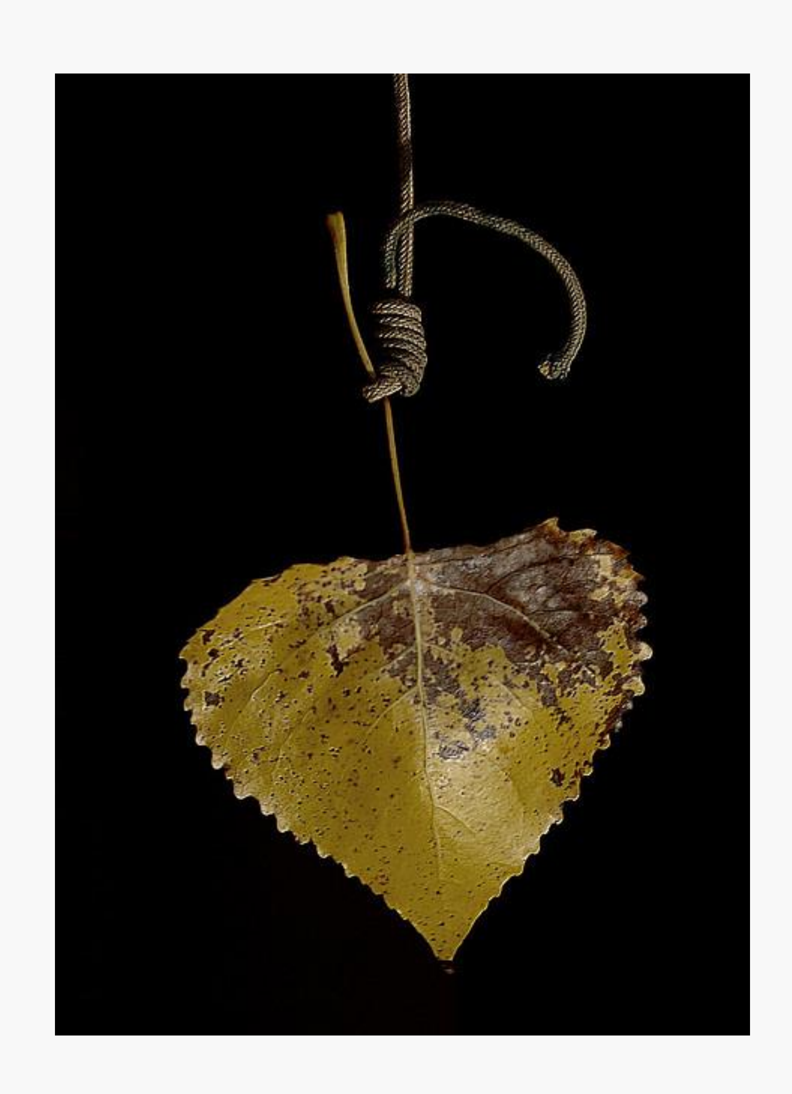
安，这是见到您之前，我心情的最佳写照；当我离开您的时候，则是一种梦想结束的沮丧。我中午十二点到一点跟您有约，我会在十一点喝一点茶，到了两点才没胃口地吃中饭，因为彷佛有粒球在我喉咙上上下下。那些出租车都太慢，又有一道道「关卡」令人心力交瘁；在圣克卢站，我从不知道该坐那一辆电车：我想搭第一班；我跑向一部车，又跑向另一部……　而每次我一转身，我刚离开的那一辆就开走了。急性子的我在目的地的前一站就先下车，而每当我决定要耐心等候，却又让万分期待的那一站白白过去。我怕会迟到几分钟而焦急地跑着；然后又停下来，因为早到二十分钟。每次我都以为我会迟到。我带巧克力糖给您，我们会到一间阴暗的小教室，坐在两张硬椅子上。在角落里，总是有一个小越南人在给地板打蜡，他没发出什么声响……　突然间我们发现他，这令我们很尴尬。他看着我们，像只呆头鹅。他意会了吗？他离开了。我俩靠得很近，我们有点神经兮兮，害怕听到门被打开。您不敢按下您的吻。我会挑选讨您欢心的洋装，要自己是漂漂亮亮的。我们下楼梯时，您的同学注视着我，投给您赞美的眼神。我觉得很好玩。这很幼稚。您是快乐的。

热情、调情、专情……，这些都是从那时以来我对您不曾停止的。为什么您要求要再度「寻回」这一切？您再也看不到是因为您必须视而不见，因为您想与我疏远。现在您已重新安定下来……　不过是在别的地方，您可以在不危害新恋情，面对自己又不用内疚的情况下，要求我要表现得像是从前还被您爱着的我。您不再使用*爱情*这个字眼：您现在改口*友情*；但这个新字却涵盖相同内容；您要求的还是爱情，但是那种只因单单存在即满足，只剩下良善与放手的爱情。

可是您曾有很长一段期间，要求我从心里给您，有付出、有回报的完整爱情，精神之爱、肉体之爱……　我没办法一弹指就挥去这些我有过、爱过、要过的演变与欲望。您现在只想要我的良善；您以为否定其他一切就可以使爱情就此消失吗？

为了成为您眼中那个让人回忆起来无憾亦无悔的完美女人，我应该为您保留这份爱，并希望当您有闲情逸致时，能好心提供我一些协助。这些小事是之前我原来可以请别人帮忙，原来可以不要麻烦您的，都是我的懒惰唆使我去向您求助。这些小事其实是长久以来，您对于我的付出所仅剩的印记。我着实犹豫过要不要请您帮忙，有时甚至后悔有开口麻烦您。若是我的请求不凑巧打扰到您的日常生活作息，我会感受到您的生气与拒绝；若是我的请求与您原来要做的事情可以并行无碍，您就会为我効劳。您现在应该会更殷勤些，好向我证明您的友谊。我不会忘记这句「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是这些对我来说，并不是友谊的表现。友谊应该存在以下这种简单的事实，就是有一个人是我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向他倾诉我的想法，而他会对我的快乐、我的烦忧感同身受。我不认为我会予取予求；但我应可以自私点。我的朋友必须是我可以要求很多，却不用害怕会因而惹人厌。这种友谊，您很久以前就不再给了。

而「我心里的这一小块地方」也一样不再为您保留了。由于恋爱中人会有的某种幼稚，我曾允诺要永远为您保留一小片真正的爱，即使我另有炙热恋情。要结婚的又不是我；您的样子占据我心里每一个地方；若要我不再痛苦，您就必须离开，好让有一天当您的名字在我面前响起，就像吹过一阵什么都撩拨不起的微风。我要这样子清理，因为我需要平静；您已经拥有幸福；来自我的一丁点儿爱无法为您带来什么。



是的，很晚了；我刚熄灯，让夜光洒进房间。

我在被单里、皮草下感觉自己是温热且柔软的；窗户大大开向零下七度的寒冷。

户外的雪白茫茫一片；令人窒息的雪的寂静笼罩一切，这寂静在等待答案揭晓，而我们只知道，想着揭晓时刻正在逼近，可以让心脏更轻快地跃动。开启的窗子传来不曾间断的咳嗽声，把夜晚都搅碎了；走廊里，其他咳嗽声此起彼落。咳嗽，永无止尽的咳嗽，穿梭黑夜里。有我们未曾蒙面年轻女孩的咳嗽：一整个夜晚，锲而不舍，永不停歇，这咳嗽像是干木材的爆裂声；在她香消玉殒之前，我们还得听多少天？她的身体依然不够疲惫，所以这一夜还是不会让清晨的曙光带走她。而刚刚才掩着从嘴角渗出的血，急忙离开我们的男孩，从他房里传来又深又湿的咳嗽，每次打咯都带着血……　什么时候才可以知道血不会再流了而松口气？我隔壁的女生会传来令人安心的小咳嗽声：并不是只有我一人在监督而已。而我自己，我跟着咳嗽，好来检查肺的状态。我感觉到的是这个如破裂风箱的凹陷与空洞？或是令人以为有一小块布被扯下来的细微撕裂声？还是这个给人假相，以为一切都修补好了的饱满共鸣？夜里怎么有这么多咳嗽！这是一首礼赞歌曲吗？它要去向何方？

我孤单一个人，但是今天没有比较孤单；或许较不孤单。今天晚上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这几乎是一种解脱。我可以有所回应而不必以为事情还可以挽回，被这种折磨人的希望给捆住。我要遗忘并继续前进，不再看您一眼。过去必须灭绝。好几个月以来，我不知情地奋斗着，为了让过去不要消逝。我紧紧抓住它、抓住您……　伴随着愤怒、忧伤、爱情。我希望一切皆停留不变……　我每天都说：明天将跟从前

一样。这个「明天」从没来过。昨天我还等着：今天我不必再等了。我应要更孤单才是；一阵空虚袭来令人晕眩，是我被剥夺爱情的心，它想到即将来临的空洞日子，而觉得撑不下去了。您离开了，我却重新找到自己，而且我比在追寻您的那些日子还较不孤单。我重新回到自己，而我和我自己，要为活下去而奋斗。

我知道「您的老友谊」是大方无私的，而我或许有一天会需要它。但我现在不想再理会它了。安稳地停留在您的幸福里吧！别再为我烦心！今晚您的灵魂无法听见冷冷夜里越来越强大的咳嗽声。您在巴黎要是遇见一场丧礼，会脱帽致意；在这里，我们会躲起来；我们经过墓园附近会故意视而不见。也许就是明天，当我们试着要欢笑和跳舞时，会远远听见垂死之人所引发的啜泣声。那个人死于与我相同的疾病；早晚都会来的，我有理由躲过这个命运吗？被集中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我们可以互相说：「轮到谁了？」　在日子的虚无之中，每个人看似在对抗死亡，其实是在躲避焦虑，我们在这儿感受悲惨人生在呼喊：「为什么？为什么？」

我若能让您体验这种苦难，您一定迫不急待要忘了它；为了使自己安心，您会跟所有健康的人一样，对这种别人在受苦受难的地方持相同论调：这里没有像人们说的那么糟糕。我什么都不会再告诉您了。但是，请留下我吧：您再也不能跟我在一起了。留下我自己痛苦，留下我自己养病，留下我自己一个人。别以为给我取代爱情的友情是一种止痛剂；当我不再痛苦，这或许可以成立。但是我痛；痛的时候，我要头也不回地远远离开。别要求我回过头来看您，不用远远地陪伴我。留下我一个人。



1930 年 12 月 24 日

我知道今天会收到一封您的信，也知道一个礼拜后会收到另一封您祝我新年快乐的信。我将这封信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感觉如释重负。

然而，我没能说什么来反驳这封信；我应写信给您，向您道谢并表明我的友谊，好回应您的友谊：我办不到。您的信很美；我的态度或许显得小心眼……　但是没有其他信可以伤我更重、让我有更激烈的反应来远离您。

我不会写信给您，因为我要忘了您。每一封铺有您字迹的信对我都是折磨；我应当写给您的每个字句都是挣扎；我只剩下可以跟您说客套话，我内心的爱若想起过去就会心痛；我会打探您的生活近况，然后我会难过：我不要。

我不会写信给您，因为您这些事件的呈现手法冒犯了我。我觉得侮辱人的不是您的婚事。我以为我在您心中是比一个男人、一个情人、一个女人都还要亲密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是够稀有，而能容许一份逐步且完整的告白，关于您另一段爱情的心路历程。可是您却表现得跟一般人一样。您找出我的缺点并紧咬不放：您难道还需要向自己证明您不再爱我是正确的吗？然后您决定要结婚，也通知我了；而为了向我宣布这项消息，您就忘了我的缺点，想起我的优点，好要求我继续爱您。但是我这个人，您很清楚的，而且最近几个月向我提醒不知多少次，我一向都是根深蒂固的自私，我个性差：我一点都不需要在您眼前表现出其他样子。为了我，纯粹为了我，最好还是把我们

的关系断得干干净净：您再也给不起任何我目前想要的。

　　您早上那封信正是我一定要收到的。我开始要忘记我的痛苦；我想要「转变」这痛苦；我内心的爱会故意闭上眼睛，想象一些骗人技俩，来自我陶醉并编织着爱情破碎后的藕断丝连。我们还在等待一封信；期盼能在一次探望中重现过去的幻影；门打开时会心跳不已；手腕还会传来从前被亲吻的悸动；小心珍藏他带来的一朵玫瑰；一句平常问候都像是他在后悔了。然后魔力消退，我们很清楚这一切都是骗人的。这些是柔软藤蔓，紧紧抓住、攀附在已消逝的过去中，不留给人力量来行动及生活。

　　如果我不爱您，我可以再跟您见面；当我不再爱您时，我或许会去见您；此刻我不想。

　　我不要您空洞的情话。今晚我不要您疼惜的声音来安抚我，因为您伤害了我。人若要抱一只被他弄伤的猫，猫会抓人然后逃跑；别试着挽留我。

　　我不喜欢您的安慰，不喜欢您的祝福，不喜欢您把我想成不幸可怜，不喜欢您信中那些充满热情的文字，努力证明您了解我的伤痛、您就在我身边。您不再知道在我身边是什么样子。我笑着「您的关爱」；眼前出现「宝宝」的样子，他带着愤怒和痛苦的表情：这是当您还爱我，当我跟您说我对您有许多情感的那段时期。现在您祝我快乐，而我想象您一定会帮我找一个丈夫或情人来安慰我。

　　您认为我的圣诞节会是悲伤的，所以想要安慰我。喔！不，我不要您的安抚，而且只要我愿意，圣诞节就不是悲伤的。我揉掉您的信，我像是解脱了。我用这个动作来甩掉您的安抚，还有让人难以自拔的昏沈过去。我重新燃起斗志，准备要勇敢面对没有您的生活；没有您的生活或许会更美丽：它是新的……　会记载其上的，将是千篇一律的

事情；将不会更美好……　将还是在等待。但是我若在您身边，延续已死去生命的影子，又能得到什么？这将是没有信念的宗教；我需要另一个信念；您的存在会阻碍我找到它。我会快乐的；没什么好让您来安慰我。圣诞节！



今天晚上有舞会。饭厅点缀有鲜艳彩带。病患尽可能依外形配成一对对，大家围绕着有鲜花摆饰的大桌子。我们一直跳舞到夜幕低垂。我玩得很开心；有点感觉从前的疯狂与浪漫又回来了。我看着自己行动；我暗自揣测这种正常人的生活可能导致的后果…… 但我尽情玩着。谁知道，或许病魔跟我会有休战时分！它偶尔也该休息，有礼拜天及节日…… 到了这些日子，应有可能像从前那般生活。明天，我们重拾病患严苛的生活：必须与疾病奋斗。但是今晚能用力笑真好，同时讶异自己对肺部爆裂的隐忧也消失了；能喝着点燃双颊的香槟真好；这有点是因局部充血，但别去理会：今晚是不会导致咯血的。能跳舞真好！可以持续站立，充满活力地起身、坐下。身体以一种几近神圣的幸福，重新找到柔软的拱身弧度，可以贴附舞伴，抛开理智，与另一个身体的动作结合，并跟随这些动作，如影子般忠实与轻盈。当身体在一个节奏上移动，另一生命油然而生；世界变成以这个精确的地方为中心，即胸膛中央，所有乐器的节奏及脚踝灵活的律动都像汇集在那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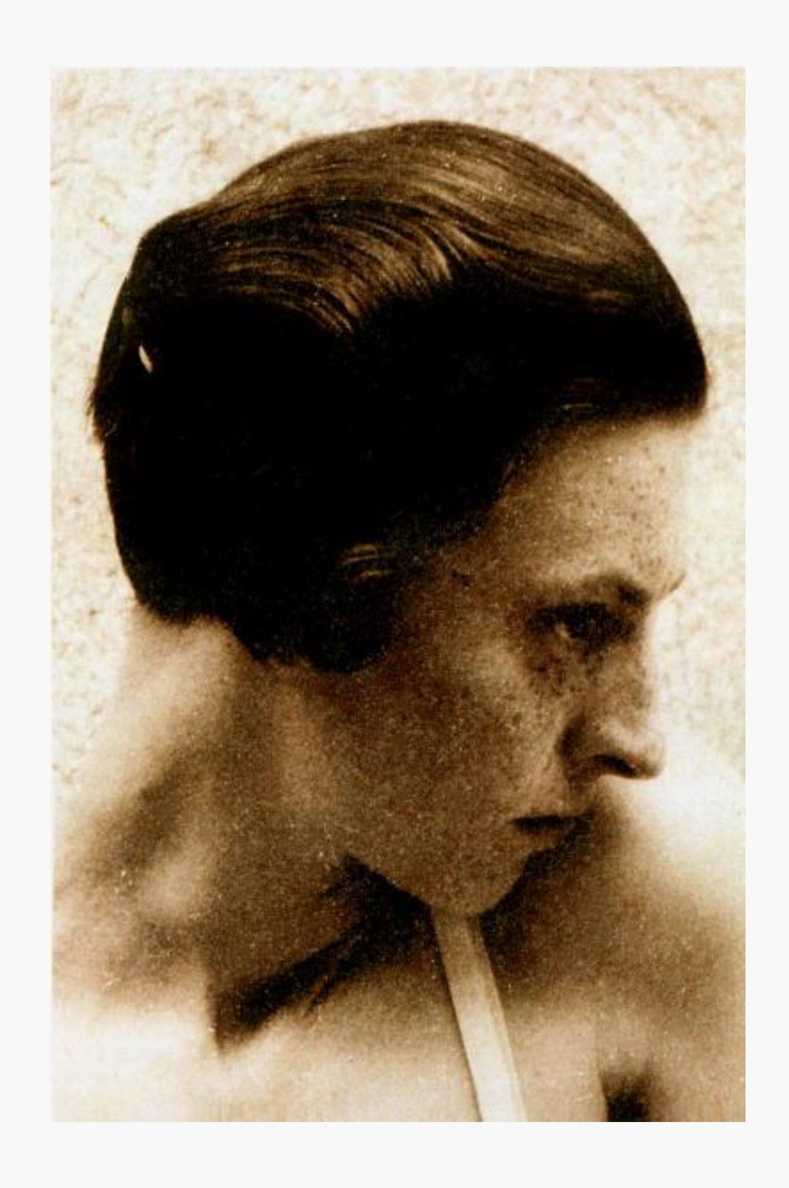
舞蹈，是最快乐的生命节奏；以为无法再舞却仍跳着舞，是赢得的胜利。

我因节奏而微醺，贴近我一个晚上的舞伴，他明朝即会忘了今夕，我慢慢走上楼梯直到我房门；我们什么都没说地在一个吻后分开。



马赛儿·索瓦乔（Marcelle Sauvageot）本人





这本书应被视为女性文学的重要里程碑。第一本由不受支配的女性意识写成的书…… 高贵的伤感之书；人性尊严之书！令人激赏！

克拉拉•马勒侯（Clara MALRAUX），著名作家与译者

可说是由和弦与对字节成的作品—每个主题皆有其回响，每个观点有其对应，显示一个非凡卓越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对于自我的检视。

保罗•梵乐希（Paul VALÉRY），著名诗人、文学家

如此苦涩、纯净、高贵、清醒、优雅、严格的小册子，呈现如此高格调的哀伤、心碎内容。我们几乎想说这是女性笔下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如果可以将这种带有敏锐却又受伤的自尊告白视为一种文学形态。

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著名作家、外交官

对于自我内心的观照，马赛儿・索瓦乔似乎将其原封不动的掌握住，她信手捻来毫不做作且极其精确。

夏尔・杜博（Charles du BOS），著名评论家

挑战生命的纯净火焰！

雷奈・克雷维（René CREVEL），著名超现实主义作家